

跨越半世紀匠心接力

作為國家級非遺「秸稈紮刻」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徐艷豐用一生將高粱稈化為精妙的建築模型，讓這項「指尖的鄉間藝術」步入了國家級非遺的殿堂，卻也在重病之際為技藝傳承憂心忡忡。所幸，徐艷豐的一雙兒女接過衣鉢，不僅延續了父親的匠心，更以現代化創新、文創開發、非遺進校園等方式，讓這門古老技藝煥發新生。徐氏家族的傳承故事，不僅是一場技藝的接力，更是一次非遺與現代生活的融合，為非遺技藝的現代化傳承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鮮活範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瑩茵 河北報道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秸稈紮刻

非遺技藝的傳承與煥新



●徐艷豐調整秸稈紮刻建築的細節裝飾部分。



●徐健給孩子現場講解秸稈紮刻的製作技術，並教孩子製作簡單的榫卯結構。

從年少因對蠟螭龍感興趣而愛上秸稈，到青年癡迷秸稈建築卻慘遭父親棍棒加以阻撓，到中年因天安門秸稈模型逐漸成名，再到命懸一線時受到援助轉危為安……極其苦難的成長環境、一波三折的奮鬥歷程和命懸一線的身體危機，徐艷豐用半個世紀的堅守，將秸稈紮刻從鄉野技藝推向了國家級非遺的殿堂。香港文匯報記者慕名專訪徐艷豐，聽他娓娓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那些精進建築藝術品的背後，是歷經無數日夜的匠心打磨，是他對於這項技藝傳承的深切期盼，更延續着徐氏家族技藝接力的堅持與守望。

病榻上的憂思 榮譽背後是責任

2009年，徐艷豐被文化部命名為「彩紮（秸稈紮刻）」項目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然而，這份榮譽加身的時刻，也正是他經歷第二次腎移植手術的病重之際。徐艷豐深感重任在肩，他回憶道：「當時躺在病床上，心裏就着急這項手藝怎麼傳承下去。」徐艷豐告訴記者，自從那次手術，身體大不如前，再也無法像從前那樣長時間伏案製作秸稈紮刻。身體閒下來的他，開始靜下心來思考這項手藝的未來。「我不想很多年後，博物館或者美術館裏的講解員用『這門手藝已經失傳了』來介紹秸稈紮刻作品。」他坦言，每次一想到這件事就心頭一緊。「國家給我這份榮譽，我就要負起將這項技藝傳承下去的責任。」他的語氣堅定而深沉，他意識到自己的工作重心應該從秸稈紮刻作品的製作轉向更重要的技藝傳承。

傳承路上的孤獨堅守

徐艷豐回憶說，自從作品《彷彿香閣》被「中國民間美術博物館」收藏，多家報紙、雜誌先後對他進行了採訪報道。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陸續有人通過媒體報道等途徑知道並找到他想要拜師學藝，但大多數人都因耐不住寂寞、吃不了苦而最終選擇放棄。徐艷豐笑談到一位讓他印象深刻的北京小夥子，他自帶糧油和鋪蓋住進了徐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學成這門手藝。「他當時很有誠意，我也很感動。」徐艷豐回憶道。然而，秸稈紮刻是一項需要極致耐心和專注的手藝。20來歲的小夥子堅持了半年，終究沒能熬過每日做活的清苦和寂寞，最終選擇了離開。「其實我能理解，」徐艷豐語氣平和地說，「這活兒又苦又累，還特別枯燥。單純靠這個，確實很難養活自己。」他深知，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徒弟們並非是不熱愛，而是現實的生存壓力與手藝的寂寞讓他們不得不選擇離開，儘管日後改做他行，這門手藝也會一直陪伴着他們。

一雙兒女接過非遺火種

徐艷豐與妻子孫淑芬育有一雙兒女，姐姐徐晶晶和弟弟徐健自小就在高粱稈堆裏長大。徐艷豐笑着回憶，女兒大約6歲時就開始幫他打下手。「我在做，她就在旁

邊看，長大後慢慢地就能幫我做一些建築細節的裝飾，像窗櫺、山花之類。」每次問女兒會不會覺得無聊時，徐晶晶總是笑着回答：「沒有啊，弄這個多好玩啊！」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徐晶晶掌握了大多數古建築模型的製作技法，也因有一技之長被江西省群眾藝術館破格錄用。

起初，她只將這門手藝視為興趣，直到父親病倒，她毅然決然放棄「鐵飯碗」的工作，留在家裏照顧父親。在思考未來就業方向時，她在專家的點撥下意識到自己所肩負的傳承責任，於是決定專心做秸稈紮刻。已經拿到南昌大學江西醫學院錄取通知書的徐健，在面臨家庭舉步維艱的情況時，再三思慮後決定棄醫從藝，與姐姐一同扛起傳承的大旗。

從此，徐家上下齊心，分工明確。徐艷豐負責整體的設計與重點結構的製作，徐晶晶專注於裝飾和細節部分的處理，徐健則承擔大結構的搭建和組裝工作。在這條後繼有人的傳承之路上，徐艷豐悄然從一名純粹的創造者轉變為技藝的傳承人。

讓非遺技藝「遍地開花」

徐艷豐將非遺技藝傳給自己的子女後，並未止步於家族傳承。他偶爾會跟子女走進校園、社區傳播並教授如何製作秸稈紮刻。徐晶晶和徐健帶着非遺技藝先後走進了200餘所各級、各類院校，曾在北京、天津、廊坊等多間中小學校開設秸稈紮刻選修課，令秸稈紮刻受到了師生們的廣泛喜愛。有人曾問他的子女：「你們把技藝教給別人，不怕將來『失業』嗎？」徐艷豐聽後笑着擺擺手，語氣堅定地說：「一花獨放不是春，希望能讓更多的朋友知道這項非遺技藝，只有讓更多人了解、學習、熱愛，這門手藝才能真正地傳下去。」

徐艷豐深知，非遺技藝的傳承不能閉門造車，而需要在交流與碰撞中不斷創新。他鼓勵同行們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甚至主動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技法。「只有大家一起努力，這門手藝才能走得更遠。」



●徐健參加了「非遺進校園」活動，在北京、天津、廊坊等多間中小學校開設秸稈紮刻選修課。

秸稈紮刻

話你知

秸稈紮刻是流傳於河北省永清縣的一種民間紮製藝術。永清秸稈紮刻以上好的高粱秸稈為原材料，借助卡尺、剪、錐、刀、竹籤、油燈等工具，以手工方式攢裝、紮刻出各種觀賞工藝品，技藝精湛，造型工致，充分顯示出當地民間藝人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創造力。

上世紀六十年代，永清秸稈紮刻藝人用高粱秸稈紮製蠟螭籠子，並在此基礎上將技藝往精緻化方向發展，紮製出觀賞價值較高的秸稈花燈和古建築模型等，在工藝上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徐艷豐作品《宋代閣樓》。

從紅船到文創 看秸稈紮刻的破圈之路



●徐健設計並開發的秸稈紮刻文創產品廣受市場歡迎。

自從接過父親的衣鉢，徐氏姐弟開始對秸稈紮刻非遺技藝的發展有了新的考慮和探索。他們不再滿足於單純復刻傳統建築，而是積極探索秸稈紮刻的現代化表達，從故宮角樓到現代城樓，他們試圖讓這門古老技藝煥發新顏。



●徐健作品《龍船》。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致敬。

讓非遺「活」在當下

徐健深知，非遺要真正「活」下去，必須走進日常生活。他認為，非遺傳承的基礎是從業者能夠獲得穩定的經濟回報，而將非遺技藝與批量化生產的文創產品結合，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於是，徐健展開了廣泛的市場調查，並研發出數十種極具秸稈紮刻特色且工藝相對簡單的文創產品，如秸稈風車、榫卯積木、建築模型擺件等。通過線上平台的推廣，這些小物件廣受市場歡迎，並產生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他表示：「讓非遺從博物館的展櫃裏走出來，變成孩子們手中的玩具、年輕人桌上的擺件，這才是真正的傳承。」

歲月留痕 老手藝人的身體備忘錄

記者手記

徐艷豐的身上，散發着一種質樸而堅韌的氣息。年過古稀的他，背雖微微佝僂，眼神卻依舊炯炯有神。陽光透過窗櫺灑在他花白的鬚角上，他顫巍巍地拿出小包切割好的秸稈零件，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着秸稈原料和榫卯結構。「這是去年收的高粱，得選最直的那節。」老人的聲音沙啞卻溫和，布滿老繭的指尖輕輕摩挲着秸稈表面。記者忍不住看向他虎口處的老繭和皸裂的皮膚，那雙手竟比案上展示的《故宮角樓》更讓人感到震撼。

「給你看看最簡單的榫卯結構。」他輕聲說着，將一根高粱稈輕輕捻在指間，半眯起眼對準榫卯接口的瞬間，那雙布滿霧翳的眼睛幾乎貼到了秸稈表面。「長年盯着這些細活，眼神早不行了。」他笑着解釋，顫抖的指尖卻精準卡住秸稈的四槽。古稀老人的手背隆起青筋，老繭在秸稈表面摩挲出沙沙聲，每個榫頭咬合的剎那，他總要停頓片刻緩口氣。

看着他略顯佝僂卻又異常專注的身影，40年前那個通宵紮製黃鶴樓模型的挺拔身影，此刻正與眼前的老者無聲重疊。變形的手指關節記錄着無數次精準的切割，前傾的脖頸訴說着數不清的俯身時刻，掌心的每道裂痕都是一次完美的榫卯咬合。

當最後一塊榫卯咬合時，老人長舒一口氣，額角滲出的汗珠在逆光中閃爍。他從抽屜裏取出一枚精緻的穗子，仔細別在剛完成的掛件上。「這個送給你，留個紀念。」他笑盈盈地將掛件遞過來，布滿皺紋的眼角彎成月牙。接過掛件的那一刻，看到老人手上縱橫交錯的紋路和老繭，記者忽然明白，真正的匠心不僅存在於那些令人驚嘆的作品中，更鑄刻在匠人身體的每一道皺紋裏。這些痕跡，是老手藝人的身體備忘錄，記錄着一個匠人對完美的執着追求，也見證着一門手藝的傳承。



在歲月長河中的堅守與傳承。

●徐艷豐展示作品《故宮角樓》。李瑩茵 攝